

印尼棉兰华裔青少年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郑 军

(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 湛江 524048)

摘 要: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对印尼棉兰华裔青少年的语言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华语在印尼棉兰的传播,印尼华裔青少年华语使用低势走升,但汉语方言的使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弱现象,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仍保持强劲势头。

关键词:印尼棉兰;华裔青少年;语言使用状况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221-9056(2016)04-0498-09

DOI 编码:10.14095/j.cnki.oce.2016.04.008

一、引 言

为了做好汉语国际传播工作,1987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后改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积极开展汉语的国际传播工作。国务院侨办也成立专门部门,支持海外华侨华人的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遗产。华人作为海外华语(普通话)学习的主体,他们的语言生活状况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陈松岑,1999;李如龙,2000;郭熙,2003;王爱平,2004;徐大明等,2005;鲜丽霞,2008)。但总体来讲,对印尼华人语言使用状况研究偏少,这与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2006:353)不相符。

棉兰(Medan)是印尼第三大城市,也是印尼华人主要居住城市之一,人口200多万人,其中华人大约50万人。棉兰华人祖籍多为广东的潮汕、梅州、嘉应、广肇和福建的漳州、泉州、厦门等地,华裔青少年主要为第三代或第四代(杨宏云,2011)。1999年开始,印尼实行多元语言文化政策,华文教育在中断了50年之后得以恢复,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那么10年后棉兰华裔青少年华语使用状况如何?另外,许多学者担心,随着华人居住国语言能力的提高和华语的普及,汉语方言将会萎缩(陈松岑,1999;李如龙,2000;郭熙,2003),那么当前棉兰华裔青少年汉语方言出现这一现象了吗?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二、研究方法

2012年,我们利用受国侨办委派在印尼支教的机会,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了调查。因为

收稿日期:2014-09-21

作者简介:郑 军,男,博士,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和社会语言学。Email:xck6008@163.com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基于继承语习得理论的印尼和泰国汉语继承语学习者的研究”(GD14XZ20)、湛江师范学院2010年校级专项(ZW1003)和岭南师范学院“东盟青少年中国语言文化认同”(依托校“岭南—东盟传统文化研究及传播创新平台”项目)阶段性成果。

棉兰华人子女主要在华文学校或三语学校就读,所以我们调查了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崇文中小学、卫理中小学和 Yayasan Perguruan Wage Rudolf Supratman 中小学。而共发放问卷 4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33 份,回收率为 94%。调查对象平均 16 岁。其中男性 149 人,女性 284 人;小学 85 人,初中 120 人,高中 98 人,大学 130 人。华语学习半年以下的主要是小学生,大部分调查对象学习时间都在三年及以上,占调查对象的 64.9%。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份(是否为华裔)、教育程度和华语学习时间。第二部分是学生语言状况,包括母语、会说语言、语言使用频率、华语和汉语方言期望、语言态度、语言使用种类、华语能力和华语学习动机。获得的数据运用 SPSS12.0 进行分析。

三、调查结果

(一)母语情况。母语一般是这个民族的人们最先学会和自然习得的语言。我们的问题是“您小时候(上小学前)最先会说的语言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最先会说汉语方言的 307 人,占 70.8%;最先会说华语的 53 人,占 12.3%;还有一部分学生出现了语言转换,最先会说的是印尼语,人数为 73 人,占 16.9%。为进一步了解学生母语的年龄分布情况,我们把年龄分成了两个组,其中小于等于 14 岁的为一组,大于 14 岁的为第二组,然后进行了列联表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最先会说华语的第一组占 58.8%,第二组为 41.2%;最先会说汉语方言的第一组占 45.7%,第二组为 54.3%;最先会说印尼语的第一组占 46.6%,第二组为 53.4%。说明年轻一代把华语作为母语的在逐渐增多,而把汉语方言和印尼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在逐渐减少。

(二)交际语言。社会语言学认为,交际语言既反映了人们实际的语言能力,同时也反映了此种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我们的问题是“您现在能用什么语言与人交谈”。能使用汉语方言进行交际的 350 人,占 80.8%;能使用印尼语进行交际的 343 人,占 79.2%;而能使用华语进行交际的 129 人,占 29.8%。其中大部分人为双语(言)者,甚至是多语(言)者。

(三)语言使用频率。语言的种类包括“华语”、“汉语方言”和“印尼语”,使用的频率包括“没有”、“很少”、“有时候”、“经常”和“几乎天天”。“华语”使用频率“经常”和“几乎天天”的占 35.4%，“没有”、“很少”和“有时候”的占 64.6%，印尼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经常”，汉语方言是“几乎天天”。说明华语在棉兰华人青少年中的使用仍较低，而汉语方言使用较多，印尼语处于中间地位。详见表 1。

表 1 语言 * 频率 列联表

语言	数目	频率					总计
		没有	很少	有时候	经常	几乎天天	
华语	数目	28	79	171	73	79	430
	百分比	6.5	18.4	39.8	17.0	18.4	100.0
汉语方言	数目	3	7	16	75	329	430
	百分比	0.7	1.6	3.7	17.4	76.5	100.0
印尼语	数目	3	57	91	151	127	429
	百分比	0.7	13.3	21.2	35.2	29.6	100.0

我们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了性别对华语使用频率的影响,发现性别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性影响,p 值为 0.000,其中男性华语使用频率均值为 2.912,女性为 3.385,研究结果再次证明女性往往是语言学习的“领跑者”(徐大明,2006:161)。

(四)语言期望。语言期望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的发展起到预测作用。我们的问题是“您希望您的孩子会说华语吗?”和“您希望您的孩子保持住汉语方言吗?”,要求受试就“①不希望会②不太希望会③无所谓④希望会⑤要求他们一定会”中选择一项。

华语期望方面选择“希望会”和“要求他们一定会”的占87.4%,汉语方言期望方面选择“希望会”和“要求他们一定会”的略低于华语,占72.8%;华语期望和汉语方言期望选择“不希望会”和“不太希望会”基本相同,分别是4.6%和5.6%,但“无所谓”方面两者相差较大,华语为8%,而汉语方言却高达21.6%。

期望孩子会说华语的理由包括“与华人交流”、“有利于以后找工作”、“便于继承华人文化传统”和“到中国工作或定居”,每项内容采用五里克特(5Likert)量表进行测量。认可度最高的是“有利于以后找工作”,均值为4.333,其次为“与华人交流”,均值为4.207,“便于继承华人文化传统”的均值为4.051,认可度最低的是“到中国工作或定居”,均值为3.545。期望孩子会说汉语方言的理由包括“便于和长辈交流”、“便于和其他说汉语方言的人交流”和“有利于继承和保留传统文化”,测量方法同华语。认可度最高的是“便于和长辈交流”,均值为4.074,“便于和其他说汉语方言的人交流”均值为4.008,认可度最低的是“有利于继承和保留传统文化”,均值为3.954。

(五)语言态度。语言态度量表包括“好听”、“亲切”、“友善”、“容易”、“方便”、“用处多”、“精确”、“有身份”、“文雅”和“有权威”共10项内容。测量方法同“汉语期望”。对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获得了三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好听、亲切、友善”,我们称之为情感因子,第二个因子包括“用处多、精确、有身份、文雅和有权威”,我们称之为地位因子,第三个因子包括“容易和方便”,我们称之为能力因子。华语三个因子的均值分别为3.812、3.958和3.310,汉语方言三个因子的均值分别为3.530、3.848和4.088,印尼语三个因子的均值分别为3.338、3.604和3.908。在地位方面华语最高,印尼语最低,情感方面也是华语最高,印尼语最低,能力方面汉语方言最高,华语最低。

(六)语言使用状况。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包括了与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讲什么话,同时也调查了学生父母和爷爷奶奶家庭域的语言使用情况。与不同的人包括与爷爷奶奶、父母、兄弟姐妹、华人和友族人,不同场合包括在家庭、在学校、在集贸市场、在商场超市和在邮局银行。从表2可以看出,交谈对象不同,语言使用也不同,与家人及华人使用最多的语言是汉语方言,均在65%以上,与友族人谈话使用最多的是印尼语,占68.9%,而华语的使用比较少,在14%左右,最多的是与爷爷奶奶交谈,占22.4%。长辈在家使用最多的仍是汉语方言,爷爷和奶奶方言使用率在62%左右,父母方言使用率有所提升,在73%左右;爷爷和奶奶在家华语使用率达25%,而父亲和母亲华语使用率呈下降均势,在14%左右,这跟与父母交谈和与兄弟姐妹交谈时华语使用率相符。按说在学校学生应该多说华语,但华语使用率仅为8%,汉语方言仍为主要交际语言。其他交际场合,印尼语是主要交际语言,并且随着场合正式程度的提高,印尼语的使用率也提高,最高达80%。详细分别见表2、表3和表4。

(七)华语学习动机。我们采用了Gardner & MacIntyre (1993)使用的Attitude/Motivation Test Battery (AMTB) 简约版本(mini-AMTB; $\alpha = 0.85$)。包括12个测量项:融合型动机(3题)、对老师和教材的态度(2题)、华语努力程度(3题)、工具型动机(1题)、华语语言焦虑(2题)和父母影响(1题)。每项用七里克特(7 Likert)量表测量。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学生融合型动机均值为4.253,对老师和教材的态度为4.510,华语努力程度为4.185,工具型动机为4.841,语言焦虑为3.039,父母影响为4.798。可以看出,学生学习华语工具型动机大于融合型动机,华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被迫学习华语因素较高,所以华语努力程度不太高,对老师和教材的态度适中,语言焦虑较低。

表2 与不同交谈对象使用语言描述性统计分析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与爷爷奶奶交谈	印尼语	13	3.1	与父母交谈	印尼语	11	2.6	与兄弟姐妹交谈	印尼语	17	4.0	
	华语	95	22.4		华语	68	15.8		华语	61	14.3	
	汉语方言	277	65.2		汉语方言	305	70.9		汉语方言	303	70.8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6	1.4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6	1.4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11	2.6	
	华语和汉语方言	12	2.8		华语和汉语方言	12	2.8		华语和汉语方言	7	1.6	
	印尼语和华语和汉语方言	3	0.7		印尼语和华语和汉语方言	5	1.2		印尼语和华语和汉语方言	3	0.7	
	其他	19	4.4		其他	23	5.3		其他	26	6	
	总计	425	100.0		总计	430	100.0		总计	428	100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与华人交谈	印尼语	12	2.8	与友族人交谈	印尼语	295	68.9					
	华语	51	11.9		华语	18	4.2					
	汉语方言	339	79.0		汉语方言	86	20.1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8	1.9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8	1.9					
	印尼语和华语和汉语方言	2	0.5		印尼语和华语和汉语方言	1	0.2					
	华语和汉语方言	7	1.6									
	其他	10	2.3		其他	20	4.5					
	总计	429	100.0		总计	428	100.0					

表3 长辈在家使用语言描述性统计分析

爷爷在家常用语言			奶奶在家常用语言			父亲在家常用语言			母亲在家常用语言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印尼语	10	2.5	印尼语	9	2.1	印尼语	7	1.6	印尼语	9	2.1
华语	101	25.0	华语	106	25.1	华语	61	14.4	华语	67	15.6
汉语方言	252	62.4	汉语方言	265	62.6	汉语方言	319	75.1	汉语方言	313	72.8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2	0.5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2	0.5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3	0.7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6	1.4
华语和汉语方言	10	2.5	华语和汉语方言	12	2.8	华语和汉语方言	10	2.4	华语和汉语方言	10	2.3
其他	29	7.2	其他	29	6.9	其他	25	5.8	其他	25	5.7
总计	404	100	总计	423	100	总计	425	100	总计	430	100

表4 在不同场合使用语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学校常用语言			在集贸市场常用语言			在商场超市常用语言			在邮局银行常用语言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印尼语	56	13.1	印尼语	245	57.4	印尼语	319	74.7	印尼语	340	79.8
华语	34	8.0	华语	9	2.1	华语	9	2.1	华语	10	2.3
汉语方言	298	70.0	汉语方言	137	32.1	汉语方言	70	16.4	汉语方言	55	12.9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13	3.1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28	6.6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26	6.1	印尼语和汉语方言	15	3.5
印尼语和华语和汉语方言	8	1.9	印尼语和华语	1	0.2				印尼语和华语和汉语方言	1	0.2
华语和汉语方言	6	1.4	华语和汉语方言	1	0.2						
其他	11	2.5	其他	6	1.4	其他	3	0.6	其他	5	1.1
总计	426	100.0		427	100.0		427	100.0		426	100.0

(八) 华语能力。华语能力测量共8个测量项,采用五里克特量表(5 Likert),分为听(“我能听懂常见的、熟悉的华语谈话”和“我能完全听懂中国的新闻、广播”)、说(“我能就简单的话题用华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我能流利地用华语进行日常的交流”)、读(“我能看懂简单的、常见的华语阅读材料”和“我能完全看懂华语书籍、报纸”)和写(“我能用华语就人物和事件进行简单写作”和“我能独立用华语写信、写作文”)。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学生听的能力均值为3.080,说的能力均值为3.200,读的能力均值为2.867,写的的能力均值为2.749,四项能力总和的均值为2.976。可以看出,学生的听说能力好于读写能力。

(九) 影响华语使用的因素。为了确定哪些因素影响华语的使用,我们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进行了探讨。

个体差异对华语使用的影响。个体差异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华语学习的时间。我们运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和性别进入了回归方程,分别为 $\beta = 0.234, t = 4.886, P = 0.000; \beta = 0.152, t = 3.171, p = 0.002$,说明年龄和性别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而教育程度和华语学习时间未能进入方程。这与上面的研究发现相符,在年龄方面,越是年轻,华语使用越多;性别方面,女性往往更多地使用有威望的华语。

华语期望与华语使用的相关性分析。我们运用相关分析发现,华语使用与华语期望、与华人交流和到中国工作或定居在0.01水平上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73、0.149和0.167,与便于继承华人文化传统在0.05水平上显著性相关,而与有利于以后找工作不存在显著性相关。

华语态度对华语使用的影响。我们运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华语情感因子和华语能力因子进入了回归方程,分别为 $\beta = 0.223, t = 4.314, P = 0.000; \beta = 0.181, t = 3.511, p = 0.000$,说明华语情感因子和华语能力因子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而华语地位因子未能进入方程。

华语能力与华语使用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利用相关性分析发现,华语使用与华语能力以及华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之间均在0.01水平上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92、0.457、0.491、0.379和0.393,其中与华语综合能力相关性最大,其次为说的能力。

华语动机对华语使用的影响。我们运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华语努力程度、语言焦虑和父母影响进入了回归方程,分别为 $\beta = 0.278, t = 5.737, P = 0.000; \beta = -0.169, t = -3.742, p = 0.000;$

$\beta = 0.112, t = 2.311, P = 0.021$, 说明华语努力程度和父母的影响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 语言焦虑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的负预测力, 而融合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对老师和教材的态度未能进入方程。

四、讨论与思考

(一) 华语使用低势走升。从华语使用频率来看, 华语使用远不如印尼语和汉语方言的使用, 从三代人华语使用来看, 华语的使用也呈下降的趋势, 爷爷奶奶家庭域华语使用约为 25%, 父母家庭域华语使用约为 15%, 华裔青少年家庭域华语使用约为 14%。从场合上来讲, 越是正式场合华语使用越少, 在集贸市场超市和邮局银行华语使用约为 2%, 就是在华人学生为主的学校华语使用也只有 8%。但是我们看到, 华语使用的环境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印尼当前多元文化政策的实行, 为华语使用提供了政治空间; 另一方面学习华语是群众自发的下加行为, 并且华语情感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性影响, 华语期望与华语使用显著性相关, 对华语语言态度的积极评价和华语语言期望的强烈要求, 为华语使用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尤其是华裔少年(年龄 15 岁以下), 一方面这一年龄段的华裔少年母语为华语的(58.8%)已超过 15 岁以上的华裔青少年(41.2%), 另一方面这一年龄段的华裔少年兄弟姐妹间使用华语的人数(51.7%)也超过了 15 岁以上的华裔青少年(48.3%)。社会语言学上用“代差”(generation difference)和“年龄级差”(age grading)来解释不同年龄人说话的差异。所谓“代差”指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差别, 用于解释进行中的语言变化; “年龄级差”指同一代人中间不同年龄人之间的说话差别, 体现在一代人不同年龄阶段语言变式的变化(徐大明等, 1997:88-89)。对于华裔青少年华语使用的年龄变化, 我们认为是“代差”现象, 而非“年龄级差”现象。也就是说, 随着时间的变化, 华裔青少年的华语使用将会逐渐增多, 并且一代好于一代。这一方面说明棉兰的华语教学已初见成效, 另一方面预示着华语的使用将低势走升。

(二) 汉语方言使用势头强劲。从汉语方言使用频率上来看, “经常”和“几乎天天”的占 93.9%, 作为方言使用主阵地的家庭, 爷爷奶奶在家方言使用率约为 62%, 父亲母亲在家使用率约为 73%, 华裔青少年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交谈均达到 70%, 虽然低于父母的方言使用率, 但与华人朋友聊天方言使用率达 79%。从使用场合来看, 虽然正式场合方言使用率只占 12-30%, 但在华语学习主场所的学校, 方言的使用率达 70%, 仍保持了家庭中方言的使用率。另一方面, 华裔青少年母语(言)为方言的占 70.8%, 汉语方言期望中“希望保持”和“一定要他们保持”的占 72.8%, 并且在语言能力方面, “同意”和“完全同意”汉语方言“容易”和“方便”的占 82%。再加上“在棉兰的华人社会中, 如果不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也称作福建话), 不仅有碍生意往来, 而且会让人看不起”(杨宏云, 2011:42), 因此, 将来一段时间, 华语和汉语方言的使用将会竞争激烈, 但当前棉兰并没有出现学者们所担心的汉语方言使用萎缩现象, 而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 汉语方言仍将是棉兰华人的主要交际语言。

棉兰华裔青少年当前的语言使用状况, 与棉兰华人的社会历史和印尼的语言政策密切相关。一方面, 棉兰华人是新客华人, 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 把会说华人语言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即使在印尼实行同化政策的时期, 华文教育中断了, 但由于华人拥有相对集中的生活圈, 汉语方言在家庭域仍得以很好地保留。另一方面, 棉兰华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与毗邻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华人多有商业往来, 华语是其交际语言。印尼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实行, 虽为棉兰华文教育的再繁荣提供了机遇, 但由于同化政策造成了两代人不会说华语, 所以形成了当前华裔青少年华语使用低势走升和汉语方言使用仍保持强劲势头的状况。

(三) 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十分复杂。我们把研究结果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的

研究进行了对比,发现四国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十分复杂。黄霞、游汝杰(2013)2012年对新加坡华族中学生语言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学生母语(言)为汉语方言的占89%,华语为0.6%,在家庭华语使用率为23.2%,汉语方言使用为3.6%。郭熙(2003)2000年到2001年对马来西亚檳城华人社会语言生活进行了考察,考察发现檳城华人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方言,正式场合主要使用华语,而华人青年主要使用英语和马来语,口语中也会使用华语和汉语方言。矣琴(2008)2007年到2008年对泰国南邦府华人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以泰语为母语的占69%,以华语为母语(包括汉语方言)的12%,在家泰语、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分别为35%、18%和47%,在公共场所泰语、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分别为86%、9%和5%。

虽然学者们考察时间不同,考察目的不同,但从整体来看,印尼棉兰华裔青少年华语为母语的情况好于新加坡和泰国;家庭域中华语使用率低于新加坡和泰国,与马来西亚相当,汉语方言使用高于新加坡和泰国;在公共场所,华语使用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当然也低于新加坡,因为华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汉语方言的使用高于泰国。另外,我们发现,随着交际场合正式性的提高,四国华人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逐步降低,而华人居住国官方语言使用明显提高。

五、对教学的启示

(一)积极营造华语使用的环境,努力提升华语使用率。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棉兰华语的使用有限,主要在家庭中使用,应该使用华语的学校而处处是汉语方言,严重影响了华语教学质量和学生华语学习的积极性。因此,一方面要对印尼语、华语和汉语方言进行正确地功能定位,印尼语主要在正式场合使用,汉语方言主要在家庭中使用,华语主要在学校和华人公共场合使用,这样既能维护印尼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同时又能保护汉语方言和提升华语的使用空间。另一方面,郑军(2013:69)曾指出,“华人社团在举办宗亲会等集体活动时,要鼓励家长带其孩子参加,留出时间让华裔青少年讲华语用华语。”

(二)加强汉语方言与华语差异研究,努力提升华语能力。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印尼棉兰华裔青少年对华语语言态度和华语期望持积极态度,但华语使用仍偏少,这与学生华语能力较低密切相关,这从学生的交际语言、华语能力因子和华语能力可以看出,而华语能力因子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的正预测性,并且华语能力与华语使用显著性相关。研究和事实证明,语言能力是该种语言使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应加强汉语方言与华语差异的研究,努力提升华语能力。一方面应探讨汉语方言背景对学生华语学习的正迁移,如已有的研究表明(Xiao,2006;Ming & Tao,2008),具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语学习者(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在口语、听力和语法等方面比没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语学习者(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好。另一方面要探讨汉语方言对华语学习的负迁移,如郑军(2013)研究发现,印尼棉兰华裔学生由于受当地汉语方言的负迁移影响,书面语表达中不能正确的使用“不”和“没”、“会”和“能”、“才”和“再”等。

(三)研讨开发职业华语教材,努力提升华语使用价值。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棉兰华裔青少年华语学习目的是为了继承华人文化传统,但更多地表现为工具性动机,而华语努力程度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家长影响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的负预测力,要改变这一状况,变学生被迫学习华语为主动学习,并且努力学习华语,只有提升华语的使用价值。因此,在巩固学生华语基本能力的基础上,研讨开发职业华语教材迫在眉睫。职业华语教材应与当地华人从事的主要职业密切联系,如郑军(2013)研究发现,印尼棉兰华人主要从事职业为厨师、中医师、教师和商贸,因此棉兰的职业华语教材应以厨师、中医师、教师和商贸为主。同时,职业华语教材的编写应是中国学者与棉兰当地华人学者合作而成,这样才能使教材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四)探讨华语使用的影响因素,努力提升华语传播的科学性。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年龄、性别、华语情感、华语能力因子、华语努力程度和父母的影响等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华语期望和华语能力与华语使用密切相关,语言焦虑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的负预测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华语的使用和传播。如吴英成和邵洪亮(2014)指出,影响华语使用和传播的因素包括国家语言政策、华裔的家庭背景、社会主导语的国际影响力、华语在当地的社会价值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等,对此我们应当积极探讨,从而提升华语传播的科学性。

六、结 论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随着华语在印尼棉兰的传播,印尼华裔青少年华语使用低势走升,但汉语方言的使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弱现象,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仍保持强劲势头。

参考文献: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 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
- 郭 熙:《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年第1期。
- 黄 霞、游汝杰:《华语运动与新加坡的语言使用考察》,《西部学刊》,2013年第12期。
- 李如龙:《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 王爱平:《印尼华裔青少年语言与认同的个案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 吴英成、邵洪亮:《华裔汉语学习者解读:新加坡视角》,《世界汉语教学》,2014年第2期。
- 鲜丽霞:《曼德勒华人的语言生活》,《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
-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 徐大明、周清海、陈松岑:《新加坡华社语言调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 杨宏云:《印尼棉兰的华人:历史与特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 矣 琴:《泰国南邦府华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 郑 军:《闽南话对印尼华裔汉语书面语表达的影响》,《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 郑 军:《印尼棉兰华文牌匾语言调查分析》,刊于郑继鹅、胡明亮主编《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221-229页。
- 郑 军:《印尼棉兰华裔学生汉语语言态度调查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3年第5期。
- Gardner, R.C., & MacIntyre, P.D. On the measurement of affective variabl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1993, 43(2).
- Ming, T., & Tao, H. Developing a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corpus: Issues and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A.W.He & Y.Xiao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2008. 167-187.
- Xiao, Y. Heritage learner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 home background.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2006.4(1).

A Survey on Language situation of teenagers of Chinese origin in Medan of Indonesia

ZHENG 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language situation of teenagers of Chinese origin in Medan of Indonesia using the method of social linguistics. It concludes that, along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Medan of Indonesia, teenagers of Chinese origin using Chinese go up slowly, but the use of Chinese dialects does not appear to decline significantly, and in a period of time will remain strong using.

Key words: Medan of Indonesia; teenagers of Chinese origin; language situation